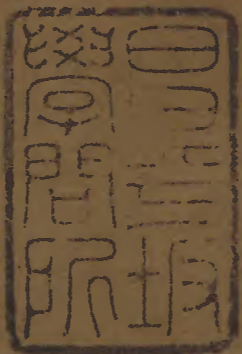


真西山文集 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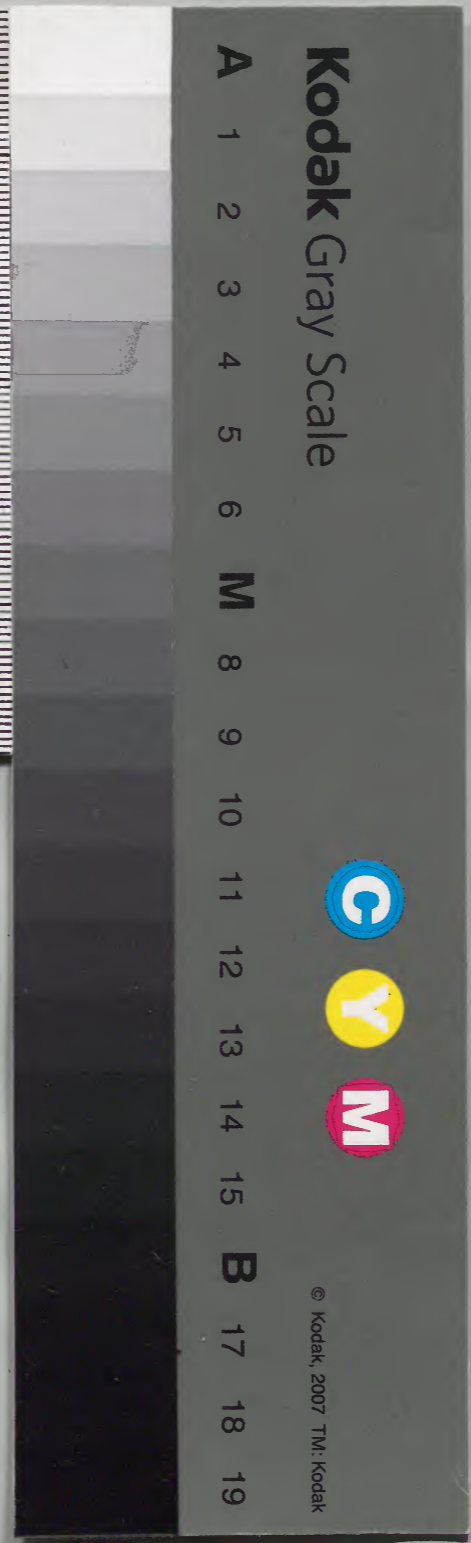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類
一	〇	△	△	△	△	△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類
〇	△	△	△	△	△	△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20)	
		函號	299	47

理學全書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

復枉顧敝廬斂然自下願聞為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
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猶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
亦嘗聞其畧矣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徑為不可
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
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

淺草文庫

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
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
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
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
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
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
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
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
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
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
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爲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
又與仲能遇於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
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畱
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
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
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爲古文不幸齋志
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
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

爲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
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闕
其秘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
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間嘗取上帝
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
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
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
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曰誠
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
之工是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

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
學旣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老生之
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嘆也夫君名某字德
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
偶君之四子名千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旣篤學有聞餘
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
壬子日建安真某序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
人物接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

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
特立於羣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
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
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
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矣
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况夫有
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
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已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
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
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

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爲之職無
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
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爲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
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
人之事則饑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
紛紜瀕洞交至迭起之變俟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
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
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
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用其力
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

其植立之庠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某序

通言後序

予讀劉子通言屢廢而嘆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嘆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耶夫學

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界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夔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眡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拂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狼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

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獫狁之戒讀者爲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眡以爲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醨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於潭徵予言以爲贈予方端憂不能言也顧常竊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

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蓋口于誼而衷于利者衆也蔚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爲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令而能懼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闇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

真西山集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効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教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爲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遡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蘄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民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也況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于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

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毋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毋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
明年初伏日閱舊稿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予操筆
時豈知與端父當會于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
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
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
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
禹必非桀跖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
爲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爲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
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
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冗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
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爲已足方且移
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賈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

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爲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
吾所急也吁士之間學果爲何事而遽安於此耶有志之
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
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顛主於是也其是堯
禹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爲是言也
至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且得之
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
以爲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
益修德益楙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
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于鄉方將策名天子之

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爲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倘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啟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

之舊聞而以間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况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况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据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

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
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
乎吾懼其不得爲游揚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
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乎其亦謹所擇哉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
母以養或晒之曰士必策名膺仕然後爲親榮今斯立客
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
立之所以爲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遠其親之側故凡
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爲之惟其從政

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鳴羽
諸詩幽憂憤嘆甚者諱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
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
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
來不可必今日策名膺仕而後爲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
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
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爲仁可
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
麗地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
蓴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

子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
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綵綬奉安輿以歸
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
以爲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旣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
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
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
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
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

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旣竭吾材而後
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况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於顏
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
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
其全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媿之於玉集註其圭璧
罕瓚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於天成而不
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
詳畧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
詳今若何而畧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酌權量之微
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

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
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于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
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
既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章章
孟子要畧序
太守陳侯旣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又得孟子
要畧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
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
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
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

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
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
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
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
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
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
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
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
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
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

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偶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篇末與朋友共講云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

者服勞能養且有媿焉况其大者乎况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遊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泄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助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嘆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聳悅其技以干祿于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江何曾斷地脉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

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
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
行鍾爲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
繼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閭奧宅非仁勿居路
非義莫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
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
而於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諸已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
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子故以是勉之因其
別筆之以贈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
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
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
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旣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
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
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
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
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
而立朝論議魯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

及翽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
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
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
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倘取
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
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剏取經文二百有
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
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
荀况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
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

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
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
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為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
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
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
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
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
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
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儉邪罔上之
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
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
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
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
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

誠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

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

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

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

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諭教之法宜

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

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

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

無事廼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呖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

惟此秘之中術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

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

曰大學衍義云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袖刺來謁與之坐而問焉

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衆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譚星數

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

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既合而星辰行度偕會于吉歲在乙

丑君其以祠學策勳乎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奏而

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

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曆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

英西山集 卷之三
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爲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以是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爲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售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爲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爲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

若是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爲我叙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耀世俗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爲貴益堅其口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勤學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喜而叙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勲業與穹壤相爲無窮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蔭之德裕視進士之牛李其孰賢而劉蕡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立哉

學其本志... 予本其族... 明主... 亦昔人... 小千... 多... 其...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 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



真西山集 卷之四
者其果爲已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爲已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馭賈其心弗顧也市僧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端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木

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德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爲然則

愿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微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瑤請揭其言於學以爲士之則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爾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

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惟道與利而已
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
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
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
之教旣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
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
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
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
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
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

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
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
孟氏言仁之至要也盍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
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汝本心之全體也推
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
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
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
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蝨賊也蝨賊除則嘉穀
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
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

軍交綏劓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寔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寔則物只豈不甚可耻乎昔穎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旣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子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爲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爲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盍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所當然即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爲利也爲義則無

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蹠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諾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子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視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命之曰模及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為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為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

其西山集 卷之四
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
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
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
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地窮衆理於學問思辨
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
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他人不與也然則
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歛然不踰於法
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
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
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啟子之未悟者顧某何
足以辱姑誦所聞以塞其請云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眎世俗追隘若不足容則
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舉於
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爲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
學而至於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子尚奚言
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
義爲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於海者以其有
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
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澗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

其循名思義顯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爲大予不爲予願焉

銘

綱齋銘

爲東岩王次點作

衣錦綉衣裳錦褰裳有美於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爲已之功無與乎外慄焉戒惕於隱於微我欲亡愧匪斲人知克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敝緼中闕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聲臭泯然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入德之門曰惟至要猗歟王子

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偕

題跋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
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
累矣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
甚善聞者代爲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經學古自名而
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
因戲書於後以發千古一笑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
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
文爲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及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

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
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况學者乎文公
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
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
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
周程之正脉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
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
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
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
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

及之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
外孫黃輅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之
情故以之閑吾道而異端褫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
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為能兼之嗚呼偉
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
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此易事哉夫必剛健
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
撓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畧盡忠父復令予著
語予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
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
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
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
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
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事非常人可及

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辭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遊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敬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然未嘗聞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粵腴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有四十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廼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蓽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遊江淞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顛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

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賈仲子納郤昂皆据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灑從其制詞畧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旣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於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凜然精忠

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為狂為訐為干名為
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
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
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蠹楮學者寶之宜矣上
人釋氏子廼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
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
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為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顯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
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
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凋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
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
而想其為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
之義而惓欵於骨肉之情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
舉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
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
之餘輒以所見繫於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
為如何也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物亡間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於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於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做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卿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昇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燹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

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
之間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隣里
有相調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
之人誦之雖兇強不道與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
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子
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至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
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
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
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
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爲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蕘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
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蕘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
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
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
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
爲甚而瀝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
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永解燼滅
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平抑願爲檜乎有志者必知
所擇

跋彭忠肅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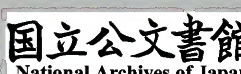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為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蜩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為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為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為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使君鉉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為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為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繹之寔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為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季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閩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



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
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倦
倦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真可
敬仰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
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
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
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
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

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爲儒
者極至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
子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
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
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
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粗淺不知理
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
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
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詰其極乎故
識於末編以待

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為學者瞻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歔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瑠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為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秘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天澤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思陵諫劄已封事責秦檜忘讐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

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嘆仰書於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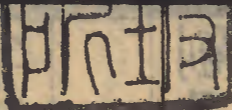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為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為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

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黃君僻地闢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兒之作乃以義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趙宋嘉慶...

[Faded text on the lef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damage.]

